



袖唐
作品

大宋女刺客

DA SONG
NÜ CI KE

下
完美终结

《大唐女法医》后又一部传世经典！

最惊心动魄、悬念丛生的大宋热血女杀手传奇！

惊鸿掠水，恩仇付云烟。凉风染袖，未语情不休。
就算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有你作陪，不惧不悔！

完美大结局，新增实体版番外

大宋
女刺客

DA SONG
NU CI KE



完美终结

袖唐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女刺客：完美终结：全2册/袖唐著. —南

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152-0

I. ①大… II. ①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1502号

书 名 大宋女刺客·完美终结
作 者 袖 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4.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52-0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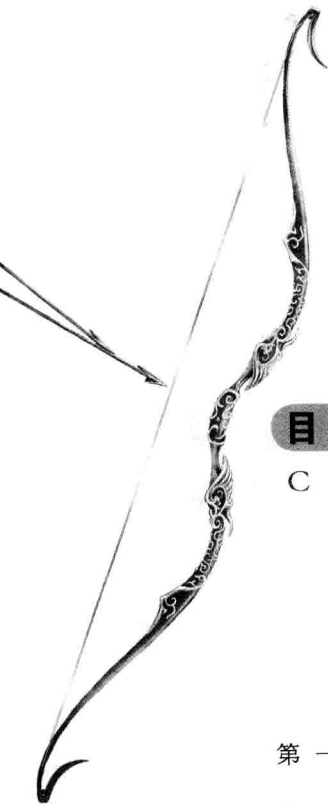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卷一 雷霆

第一章	女鬼	3
第二章	戍边	24
第三章	入宫	45
第四章	女儿	70
第五章	蛊毒	103
第六章	真假	125
第七章	逃亡	149
第八章	赏金	190
第九章	围攻	223
第十章	老鼠	243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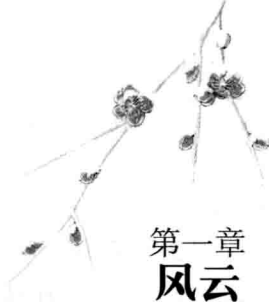
卷四 雪漫

第一章 风云	263
第二章 宫变	287
第三章 昏迷	308
第四章 心血	331
第五章 修养	352
第六章 白发	383
第七章 血煞	407
第八章 密谱	429
第九章 血饲	449
第十章 白骨	490
第十一章 暖雪	517
番外 请入我梦	540

卷四

雪漫





第一章 风云

外面雷声滚滚，雨越下越大。

汴京依旧一派和风细雨。

假山洞里，大久抖着耳朵，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猫。

“蠢货！”

大久鼻子一动，连忙爬出去，连滚带爬地扑向站在雨雾里的人。

安久看它这个表现，不由皱眉，“你是百兽之王，凶猛的老虎！竟然吓到腿软，说出去连兔子都要耻笑你！”

大久浑不在意她的训斥，猫一样地蹭着她的腿，细雨在毛发上结了一层微小的水珠。

安久手里的伞朝它那边挪了挪。

一人一虎回到药房。

盛长缨已经被从土里挖了出来，控鹤军从空中放箭的时候，他不慎被落箭擦伤腰侧，虽然流了不少血，但幸好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要害。

“有人过来了。”安久道。

众人一阵紧张，隋云珠从门缝向外一看，一袭素衣快如闪电地奔了上来，直到十丈以内，隋云珠才辨出来人，“是朱姑娘。”

话音未落，朱翩跹已经踹门冲了进来。

隋云珠躲避不及，脑袋被门撞得咕咚一声。

李擎之听着声儿都觉得疼得慌，不由得揉了揉自己的额角。

朱翩跹环视一周，“长缨呢？”

“他受了点轻伤，正在休息。”凌子岳道。

朱翩跹柳眉一竖，拔腿就往里面走。

“翩跹。”盛长缨流了一夜的血，再小的伤口也够受，脸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怎么回事，快让我看看伤势重不重，外面那一帮草包，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独独让你受了伤！连个人都护不住，什么控鹤军啊、将军啊，瞎！”朱翩跹怒道。

外面除了安久之外，均是一脸惊诧的表情，平素朱翩跹太会伪装自己，总是一副娇滴滴柔弱的样子，一口一个“奴家”，那微胖的身躯都能让人产生一种弱柳扶风的错觉。谁想，这急起来，说话一口一个板砖，把人拍得轻易回不过神来。

盛长缨对她这一面略有见识，还算淡定，“没什么大事，只是腰受了点伤。”

“腰！”朱翩跹捂着嘴瞪大眼睛。

外面隋云珠、李擎之、安久、凌子岳瞬间懂了她的意思。

还没成亲，先把腰伤了，看脸色似乎伤得还不轻，这……这日后……

朱翩跹苦大仇深地想，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先是嫁给一个死半截的，成亲到现在这么些年头都还是完璧，奶奶的，难道一辈子都要完璧不成！

她精明又自私，先想到的是自己以后的幸福问题，同时又很傻，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换一个男人就解决问题了。

“让我看看。”朱翩跹内心号完之后果断认命了。

“咳。”李擎之尴尬地清清嗓子，左顾右盼，发现其他人均是面不改色，好像完全没听懂一样，暗道自己脸皮还是嫩了一点。

别人听不听得懂还在其次，关键是纯洁的当事人丝毫没有朝那方面去想，看朱翩跹脸都绿了，心里暖甜暖甜的，还想翩跹真是个好女人，这么关心他呢！于是纵然他一贯脸皮儿薄了点，还是红着脸把衣服撩开让她看了一眼，宽慰道：“没事，皮外伤。”

安久凑进去瞧了一眼。

朱翩跹一把把盛长缨的衣服遮上，“你进来就不能先招呼一声？”

安久扭头出去，抬手敲了敲门框，“你们没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吧？没有的话我进来了啊？”

朱翩跹本不想让她进来，听见这话一时气结。

“你进来做什么？”朱翩跹没好气地道，“我们长缨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在这里晃悠，没有看见其他人都缩起来了么？”

安久到墙角拿了伏龙弓，回身冲她伸出手，“保护费！”

朱翩跹一蒙，“什么保护费？”

“你又没有给我保护费，我凭什么给你男人做保镖？”安久嗤道。

盛长缨不在意安久说些什么，当时情况紧急，她第一个想到保护他。

“你！”朱翩跹给楚定江做大掌柜每年的报酬不菲，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

能气道，“没人性！”

“有本事找个不会武功的，怎么没本事把他拴在裤腰带上？”安久慢悠悠地补刀，把朱翩跹气得快背过去了。

临出门前总算想到要给一句安慰，“关于腰伤，盛掌库没事最好，万一要是落下什么病根不能劳作，你这么能干，你来顶替就好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担忧过甚。”

朱翩跹脸色唰地爆红，“梅十四！”

“咦，我是很严肃地给你一些建议，脸红什么？”安久不解地扫了她一眼，迈出门槛。

朱翩跹冲上前把门关上，床上的盛长缨似乎一点都没有听懂安久的话，望着朱翩跹的目光里柔情满满。

朱翩跹见状才放下心来，回到床边坐下，交代盛长缨，“以后不要理她！”

“十四，朱姐姐家里有很多地吗？”楼小舞问。

安久摇头。

楼小舞疑惑道：“那说什么劳作，最不济盛先生还可以卖字赚钱嘛！盛先生那一笔字可俊了！”

“大久呢？”安久得好好训训它，同时心里对莫思归生出点不满，看把一头老虎教成什么样了！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咦，刚才还在这里呢。”楼小舞转悠一圈，没发现大久的踪迹。

吼——

一声震天动地的虎啸撕裂迷雾，连地面似乎都在摇晃，山风乍起，雨丝落得更急。

“怎么回事？”隋云珠脸色微变。

众人都了解大久的性子，用温和来形容都太夸张了，它不像老虎倒像一只小白兔，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怒吼。

安久也有些心惊，遇敌还是进化？

一行人飞快下山，朝着声音那边急奔。

树林里枝叶仿佛感受到了大久的情绪，哗哗作响，扰得人心神不宁。

众人的脚步更急了。

几息的工夫，便寻到了大久所在，只见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如一具尸体，所有人都全神戒备。

安久释放精神力探查周围，“没有人。”

众人略松了口气。

安久绕到大久前面，大久听见脚步声恹恹地抬眼，肥胖胖的虎脸上写满了两个

字——绝望。

“大久，你怎么了？”安久蹲下。

大久耷拉着耳朵，万念俱灰地瞟了瞟眼前的一簇嫩苗。

药童轻功最弱，最后一个赶到。

“小药，你来看看它是不是病了？”安久道。

药童气喘吁吁地走近，看见那一簇嫩苗，笑道：“我知道了。”

“这像是梦之华？”隋云珠问。

“对。”药童道，“大久只吃毒物，它垂涎梦之华很久了，这次师父临走前就给了它一小包，它喜欢埋藏东西，可能是埋得时间长了梦之华发芽了吧……发了芽的梦之华毒性几乎消失殆尽。”

“哈！”安久笑出声，“你果然不负蠢货盛名！”

大久已经觉得虎生了无生趣，哪有兴趣与这些无良的人类计较。

“大久，其实师父把你的吃食都藏在药房里的床下了。”药童蹲在大久面前边说边比画。

大久大致明白好吃的就在药房，顿时精神抖擞，扭头风一般地冲了回去。

房间里的气氛一片大好，连空气中都泛着甜味。

盛长缨一手托着朱翩跹的后颈，唇在她粉嫩的唇上亲吻轻咬。

两人正吻得忘情，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一道巨大的影子蹿进屋里，旁若无人地满屋子乱窜，鼻子贴在地上嗅着。

朱翩跹一哆嗦，吓得尖叫一声。

林子里众人心知那对小情人小别胜新婚，都识趣地慢行，给他们一些腻歪的时间，谁料才走了一小段路，便看见朱翩跹叉着腰站在半山上怒吼，“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梅十四，管好你的老虎！”

安久咂咂嘴，“大久的上梁是莫思归吧。”

“没想到朱姑娘这么彪悍，这下长缨要被吃死了。”李擎之叹道。

安久道：“那是你不了解盛掌库。”

盛长缨是谁？可是汇总整个天下各种八卦的人，安久曾看过控鹤院的消息，写得十分详细，都可以当故事书看了，所谓“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安久就不信他不知什么冶艳趣闻，纵然他脸皮的确薄了点，对于男女之事反应的确慢了点，但其实是精明的人。

“谁是王还说不定。”安久道。

“那真是要拭目以待了。”隋云珠笑着道。

回到药房时，大久已经躺在床上吃得肚皮圆圆，四爪朝天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儿。

“朱姑娘，城内情况如何？”隋云珠忍不住询问。

“我一介小老百姓哪里知道？”朱翩跹还憋着气，口气自然不好，“不过我出城之前去见了梅姨，她说圣上归天也就是这两天的事，许多朝臣不得已都择了主，华氏站到二皇子一边，二皇子胜算不大，真不知道华氏怎么想的！”

“华氏怎么会突然支持二皇子？”凌子岳疑惑，他长年在边关，对朝中的消息并不那么灵通，但也知道华氏虽然没有表态，但一直以来都倾向于支持嫡长继位。

盛长缨道：“华容添早已暗中支持二皇子。二皇子并非正统，实力亦不敌太子，想继位必定要牺牲良多，华氏这是为自己搏出路。”

隋云珠叹道：“鸟尽弓藏的事多得很，华氏不会以为全力助二皇子登基，将来就能保住整个家族吧？”

“如果华氏自剪羽毛呢？”盛长缨反问道。

皇帝之所以忌惮华氏，是因为华氏在大宋的根基太深太庞大，已经隐隐有威胁皇权之势，如果华氏在此时牺牲七成的实力去助二皇子登上大位，就算二皇子担忧华氏会功高震主，碍于天下悠悠众口也不会急于卸磨杀驴。

“大家族真是可怕啊！”李擎之不由感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付出便没有回报，如果想立于万人之上便要想自己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华氏这样的家族的荣耀和存亡，必然是建立在族人的累累白骨之上的。

安久收拾好装备，最后背上伏龙弓，弯身摸摸大久的脑袋，对药童道：“帮我照顾它几天。”

“十四，你要去哪儿？”李擎之问。

“十四，你不能去。”隋云珠挡住她，“大人说你受了伤，令我挡住你，我打不过你，但你若执意要出去，就踏过我的尸体！”

此时恩义难两全，隋云珠始终觉得自己欠了安久一命，现在却拿命来威胁她，其实很没有底气。

安久蹙眉，杀气仿佛要冲出眼眸，精神力凝聚一点，瞬间如箭簇放出。

隋云珠脸色一白，脑中嗡的一声，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只觉得后颈一痛，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众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一直都知道安久没有内力，实力却不容小觑，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她居然有这种恐怖的实力。方才，他们都只感觉到从安久身上散出的一点杀气，几乎没有感受到她的精神力，看隋云珠的反应又分明是遭到精神攻击，如此便只有一种解释，她能够随意控制自己的精神力！

“谁还要挡我？”安久看向李擎之，他和隋云珠一直都是一伙的。

李擎之正要上前，却被凌子岳挡住，“汴京之乱一人之力难以阻挡，但她在乱

中自保完全不成问题，莫拦了，你连成为尸体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了避免纠缠，安久可能会出杀招，可是面对隋云珠和李擎之还没有这种必要。

李擎之顿了一下，“不行，君子言而有信，我既然受命拦住梅十四，岂能食言？拦得住拦不住是后话，反正得拦！”

“咳！”盛长缨在朱翩跹的搀扶下走出来，在屋里听见他们的对话，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也要拦我？”安久挑眉看他。

“你存心取笑人吗？”朱翩跹怒视安久，她明知道盛长缨不会武功，竟然还说这种话！

“胸大无脑的人就不要啰唆了。”安久淡淡道。

朱翩跹眼看就要撸袖子上去跟她干上一架，忽觉腰间一紧，却是盛长缨搂住了她的腰！朱翩跹怔了怔，脸色倏然绯红。

盛长缨苍白的脸上也有些不正常的潮红，但表现得十分淡定，“我出来只是提醒你一件事。每个人的精神力不同，譬如楚定江，他精神力浑厚扎实，极为适合布网设陷阱，闯入他精神力范围内的人的挣扎对他几乎不会造成任何损伤。而你的精神力优势在于爆发和锐利，不要再尝试用精神力布网猎物了，得不偿失。”

安久有些惊讶，盛长缨好像亲眼看见了受伤的过程一样！

“你怎么知道？”安久忍不住问。

“猜的。”盛长缨微微笑道，“以你的等阶若非用错方法，基本不会受伤。”

“不许对她笑！”朱翩跹捂住他的脸。

盛长缨不属于那种极好看的男人，甚至那双吊梢的狐狸眼乍看上去都有点怪，但是看久了便会发现很有味道，不是多么有气质，而是认真，就算懒懒散散昏昏欲睡时，也一点不会让人觉得他心不在焉，反倒显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那么专注认真。

俗话说，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

“谢谢。”安久诚恳道。

盛长缨继续道：“你应当见识过魏予之用精神力操控外物吧？你也可以做到，适当的时候不妨试试。”

安久心中一动，“我与他的精神力是同一个类型？”

“是。强大到一定程度，只凭精神力就可以杀人，但是你们也很容易受伤，一旦无法集中控制精神力，伤人不成反容易自伤。魏予之身体这么差，大约与此有关吧。”盛长缨抬手握住朱翩跹遮在他脸上的手，轻轻拉了下来，却没有撒手，“在控鹤院时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你和魏予之一样在不断练习中自伤。”

精神力留下的创伤很可怕，特别不容易养好，即使是莫思归这样的医道奇才也

得费尽千般心思才能医治，而且还得需要长时间的调养。

既然是同样的精神力，那么她多次绑架魏予之的时候，他有很多机会反抗的吧！但他为什么没有动手？

安久想不通，“魏予之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又怎样，他要负责缥缈山庄，难免在外走动，不练好武功怎么自保，怎么服众？”朱翩跹没好气地道，“他那种精于谋算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命完全交给别人手上。要走快点走，长缨要休息了！”

要知道的差不多都知道了，安久也不打算耗时间，瞥了朱翩跹一眼，转身出门时抛下一句话，“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谁是猪？你给我说清楚！”朱翩跹简直要气炸了，果然不能跟那个满嘴毒牙的家伙说话！

“明显说我是猪。”盛长缨捏了捏她的手，柔声道，“我什么都没有，和我在一起委屈你了。”

若是旁人说出来，朱翩跹一定能清楚分辨这是在哄自己，但从盛长缨的表情中看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似乎真觉得安久那句话是说他自己，并且真心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盛长缨就是有这种力量，让人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发自内心的。

朱翩跹感动得眼泛泪花，所有的气都抛之脑后，轻啐道：“别这么说。”

一句话让朱翩跹倍儿有面子，同时又哄得她心花怒放。

李擎之见这场面，大约明白安久说的话了，盛长缨在控鹤院人缘好到没敌人，可不全靠他的认真努力。这么想着，他突然回过神来，说好的要挡梅十四呢？

黑夜中的汴京城肃穆中充满杀机。

雨稀稀落落，安久穿梭在漆黑的街巷，就连平素热闹的夜市此时也沉睡在一片黑暗中，看不见一个人影。

整个汴京仿佛陷入深沉的梦魇，就连二皇子府上也没有一盏灯火。

败了？还是成功了？

安久在二皇子府转悠了一圈，嗅到浓重的血腥气，满地尸首，不见一个活人。

她用精神力在府内搜寻，若能找到一个活的问问情况能省不少事，可惜，都死绝了。她正要离开，忽觉有一群人快速朝这边赶来，不知是敌是友，她顿了一下，旋身攀上回廊隐蔽。

随着距离拉近，安久清楚分辨出对方有十二人。

他们进来之后分作四组，到各处搜寻，不知道在找什么。

三人一组，一个六阶以上的武师，两个六阶以下的，安久觉得这种分组方式有些熟悉，像是……控鹤军？

安久从缝隙中看了一眼，果然瞧见衣角上面绣着银色仙鹤。

如今控鹤军分裂，光凭标志根本不能判断这些是不是楚定江的人。安久想捉一个询问情况，但转念间又打消了念头，像控鹤军这种秘密组织，口风肯定很紧，与其冒着暴露的危险浪费时间和精力逼供，不如跟着他们。

定了主意，安久便选了一组武功相对较高的人跟踪。一般来说，武功越高，职位越高，知道的信息越多，她也不担心会被发现，反正对方精神力再高也不会比她高。

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在书房里展开地毯式搜寻，约莫两盏茶的时间后，整个书房几乎被翻了一遍。

尤其是那些明黄的圣旨被一一展开在桌子上。

看完所有圣旨，其中一人道：“找不到怎么办？”

另外两人沉默了几息，那名瘦高个道：“再找。”

“头儿，一张诏书而已，随手便拿走了，我们恐怕是白费工夫。”那人抱怨道，“殿下也不知想什么，火烧眉毛了竟然还在意什么诏书，赶紧登基才要紧！”

安久心中一沉，莫非楚定江的谋划失败了？

“二皇子不死，诏书没找到，那诏书始终是根刺，二皇子……”

话音未落，寂夜里突然响起悠长沉闷的钟声，一下一下，惊醒了整个汴京。

“圣上驾崩了！”说话的人声音里分明带着喜悦。

安久感觉更不妙，他们似乎是太子的人，皇上驾崩他们这么高兴，说明皇宫现在在太子的掌握之中。

“不对！”瘦高个却并不这么乐观，“殿下尚未摸清二皇子的全部实力，就算圣上真的驾崩了，也定然不会这么快发丧，如此二皇子那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那还找不找诏书？”另一人问。

瘦高个沉吟半晌，“丧钟既然不是殿下令人敲响的，那便是二皇子了……难道圣上真的立了二皇子……不管是什么，咱们既然领命就得继续找。”

他们只是奉命前来找圣上近半年赐给二皇子的密诏，并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如果真是立太子的诏书，那皇宫即刻就乱了。

几个人把书房里的书册一一翻找，一张纸都不放过。

安久悄悄退了出去，前往华府。

华府支持二皇子，梅久和梅嫣然应该也在，找到人便能知道更多消息。

此刻安久才晓得楚定江为什么迟迟不告诉她如何随时随地地联系到他，不禁嘀咕，“还说要什么并肩作战，放屁。”

华府大门紧闭，戒备森严，但这种防备还挡不住安久。

她潜入府内便直奔梅久的住处，路过一处小园子时看到两道熟悉的身影。

华容简坐在小池塘边，有一下没一下地向池子里投食，梅如焰坐在他身后不远处的石墩上，身后站了两个黑衣大汉。

一眼望过去，不知情的人定会以为那两个大汉是梅如焰的手下，但安久却瞧见那两名大汉浑身肌肉紧绷，手握腰间剑柄，眼神时不时地瞥向梅如焰，显然是在看着她。

“梅如焰。”华容简未曾回头，语气慢悠悠得仿佛在闲聊，“你想去哪儿？”

“怎么，我不能出去？”梅如焰冷声道。

“那要看我的心情。”华容简把鱼食放在手边的矮几上，起身走到梅如焰跟前，弯腰伸手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奏折交给你主子了？”

梅如焰抿紧双唇，凤眸无惧地迎着他的目光。

从安久的角度看看不见梅如焰的表情，却能清楚看见华容简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他的笑懒散中透着几分狠戾，灯笼微弱的光线被风拂动，光影微晃，显得他面容阴鸷。安久怔住，犹记得初次见华容简时，他还只是个爱玩闹的少年，笑起来温暖如朝阳，这才多久没有见，他竟然像换了一个人。

“值得吗？”华容简松开她，面色恢复如常，“那份奏折是我爹为了保凌将军所写，后来没有呈上御案，以为区区一张废纸就能扳倒华氏？你的主子未免太天真了。”

梅如焰下颚泛起红痕，笑得分外妩媚，“那么多废折，你可知我为什么单单拿那一个？”

华容简垂眼看着她，“洗耳恭听。”

“因为只有那个折子上关于凌子岳的内容写得最多，有人能依此模仿出华宰辅的笔迹，伪造出一份华宰辅与凌将军的通信，其间怂恿欺骗凌将军攻打辽国析津府。”梅如焰快意道，“同样，也能模仿出华宰辅准备颠覆江山的言辞。你想啊，华宰辅设计除掉忠臣，欲取天下，这份证据若是交到大宋皇帝手里，会怎样？”

不管是哪一个皇帝在位，华氏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如果是太子登基，那么不用这份证据，华氏支持二皇子，乃是谋反之徒，太子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拾华氏。若是二皇子最后成功登基，那么二皇子得了这份证据会怎么做？对一个功高震主的家族，他手里握着这个把柄，随时有借口名正言顺地置华氏于死地，至于证据究竟有没有破绽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一个无解的局，就算现在知道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防范。

“华氏本就岌岌可危，只要这么轻轻地推一把，”梅如焰纤纤食指轻戳华容简的腰，笑靥如花，“就会轰然崩塌。现在有空管我，还不如好生想想你自己的出路。”

“不劳你操心。”华容简挑起嘴角，吩咐那两个大汉，“杀了她。”

安久惊讶于华容简如此天翻地覆的改变，同时犹疑，究竟要不要救梅如焰？安久虽然不喜欢梅如焰，但仔细计较起来，梅如焰并没有真正害过她。不过华容简与她算是朋友，而梅如焰所为又对华氏危害巨大，更何况，楚大叔对华氏似乎十分在意……

一番计较之后，安久决定不管他们之间的私人恩怨。

华容简又在方才喂鱼的地方坐下，望着水面怔怔发呆。

安久看了一会儿，发现他始终保持一个姿势没有动过。

难道得知自己生母被杀，父亲是同谋，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如此之大？前些日子，他明明表现得像是看开了呀？

男人的心思不好猜，安久避开他，到了梅久的住处。

屋里灯亮着，梅久坐在灯下看书，梅嫣然在她对面缝衣服，母女相处得分外融洽。

安久在外面站了一会儿，悄声翻身进屋。

梅嫣然警觉地朝窗户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人，暗道自己真是草木皆兵了。

安久如鬼魅似的落座，思索着要说怎样的开场白。

嗨，我来了。或者说，好久不见啊！

似乎都不是很合适，想来想去，她只轻声咳了一下。

梅嫣然回头，剑几乎出鞘，看清是安久才放松下来。

梅久见着她，很是欣喜，“阿久，你出岛了？这么说来梅花里解困了？”

“嗯。”安久打量她几眼，“你不是中毒了吗？怎么越来越胖？”

梅久脸颊一红，喏喏半晌。

梅嫣然代她道：“久儿有孕了。”

安久张了张嘴，目光落在梅久的腹部，她穿着宽松的衣物，看不出来肚子是否凸起，“几个月了？”

“快四个月了。”梅久弱弱道。

前几个月华容添还睡书房，这一扭头孩子都四个月了，安久不禁想问是不是华容添的娃，但旋即想到梅久三贞九烈的，若发生意外，她恐怕早就投河了，出于这种考虑，安久总算没有在人前问出这么欠抽的问题，不过说了一句更欠抽的话，“以后你若是跟华容添分手，得把孩子带走，小孩子可以没有爹但不能没有娘。”

梅久神色黯然，她跟华容添其实只是一次酒后意外，并非是因情而生，对于将来，梅久心里也没有底。

梅嫣然倒是没有多大反应，淡淡岔开话题，“你出来是有事？”